

新中國文藝叢書



契 繳

揚 波 作

平 明 出 版 社

新中國文藝叢書

靳以編

第六種

繳

契

揚波作

版權所有★不許翻印

新中國文藝叢書 第六種

繳契

作者 揚 波

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

上海汕頭路八二號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·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定價人民幣四千八百元

1951年11月初版(0001—5000冊)

目次

第一步·····	一
拉開戰線·····	二三
繳契·····	四七
插牌·····	七二
商港村的一日·····	八五
後記·····	九

第一步

在土改指揮部開完全區幹部擴大會議，老于、小趙和小李編成一組。三人揹着背包，冒着風雪，下南湖鄉第七村去。

他們開始都沉默着，腦裏翻滾着呂政委的報告，區指導員的報告，江鄉長對第七村情況的介紹，和工作隊隊長的第一階段工作的佈置。他們擔任的是一條艱巨的戰綫，深深的感到肩頭責任的重壓。

小李一路想着呂政委在報告上反覆解釋的幾句話，並且開動腦筋去體會，於是忘記走路，在前面踩虛了腳，一滑幾乎栽倒下去，嚇得『哎呀』的叫了起來。老于看見她快跌下去，一步趕前去要攙扶，她又站穩了。老于於是關照她說：『小心呀，路很滑。』小李微

微笑一笑說：『我正在想呂政委報告的「充分發動羣衆，澈底摧毀封建勢力；大刀闊斧，結合精密細緻。」他道理講得很明白，要實際結合真難。又要大刀闊斧，又要精密細緻，這怎麼結合法呢？』

女同志小李，很天真，愛講話，身體很結實，面孔泛着紅光。因爲她皮膚白，開玩笑時，同志們愛叫她地主。如果她反駁，就說：『你想賴階級呀，我們叫羣衆來評評看。白腳不是地主是啥？』她家庭成分的確是地主，不過是一個破落地主；唸過師範，當過小學教員，解放後參加革命的新幹部。她經過秋征反黑田，生產救災，減租反霸等運動。三人當中，她年紀最輕，也只有她還不會搞過土改，剛搞完征糧工作調來的。

『比方說，你這一交跌下去，就是大刀闊斧。我們一步一滑，就是精密細緻。你不跌下去，怎麼與實際結合得起來呢？』小趙在後面取笑的說。

『我不跟你瞎講。』

『好，我不講就是。』

『你總是幸災樂禍，我那一交跌到河裏去你就開心了。』

『噢！』小趙剛一滑，鼻孔裏哼了聲站穩脚步，把他要回答小李的話也嚥了下去。

『你也要小心呀。』老于回頭關照的說。

於是三人都低着頭，小心翼翼的走這一段最滑的小路。

堅持幹部小趙是青年團員，區幹部人瘦小精幹，讀過小學，中農出身。抗日戰爭時期，參加浙東游擊隊當小鬼。浙東縱隊北撤，他掉了隊，同時也失去聯繫。回到家裏，被地主報告反動派軍隊，抓去嚴刑拷打。沒有口供，家裏化十五石米買了出來，於是他家從此由中農降爲貧農。他被釋放出來，地主不甘心，又報告反動派區公所，想把他再抓進去。他逃到城裏開布店的姐夫家裏藏了一年，找上關係，回到浙東游擊區。解放大軍渡江，配合解放了縣城，參加接管工作，到秋征反黑田，才調下鄉搞農村工作。他有堅持幹部的優點，主要的缺點就是過激。階級仇恨很深，他常說他見到地主眼睛就發紅。不過參加了區的基點鄉土改，通過總結整風，他的思想提高了一步，對政策有了進一步的體會和認識。

『小李同志，』走上大路，小趙感到輕鬆起來說，『我對這次的任務和你看法不同，我認爲結合是容易，恐怕你顧慮的還是怕工作難打開。我就覺得封建勢力越雄厚的村

子越好搞。搞開了那個勁頭就很大。』

『不錯，我提到的結合問題，也就是如何打開這種困難複雜的村子。』

『同志呀，你倒不要開始就想到轟轟烈烈，盲目的樂觀。封建勢力雖然雄厚，它不是集中的。一定是分散的隱沒的，通過各種各樣的花樣來進行破壞反抗。我們開始要特別精密細緻，小心謹慎，穩步前進。到情況了解清楚，羣衆發動起來，再大胆放手，大刀闊斧。』

老子的話，使兩人都折服。他是相當沉着老練的南下幹部，搞過老區土改，新區土改。他也有兩次經驗。從典型實驗到基點鄉土改，這次是作面的展開。他政策掌握得緊，革命經驗豐富，不會出過偏差，屬於工作隊，是這組的小組長。他從參加革命起，就努力學習文化，現在讀文件報紙和作筆記都沒有問題。他是共產黨員，久經鍛鍊的老幹部，也是這組最『棒』的同志，出身貧農。

三人一路談到村裏，先找民兵隊長王妙根，就在他家樓上住下來。老子同志向他隨便了解下村裏的情況，就請他帶他們到村裏走一趟，到處看看，和農民談談。於是村裏窮佬們馬上傳開了，都歡天喜地的說：

『改革同志來了，我們要土改了。』

回到王妙根家休息一會，老于請王妙根去通知村幹部今朝晚上開會，然後三人上樓開會研究佈置工作。

二

農會在村東一個逃亡地主家裏。裏進三層，外面兩層住着四家佃中農，一家貧農，最裏進才是逃亡地主張椿榮自己住的。正中間，農會辦公、開會用，可以容納二三十人。中間一條長餐桌，兩傍都是靠椅，還有十多根圓凳。

桌上點着兩盞煤油燈，在漆黑的冬夜裏，顯得暗淡乏光。約七點鐘光景，村幹部都到齊了，先大家介紹認識，然後于同志站起來說：

『各位村幹同志，現在開會了。今朝工作隊到村裏廂來開這一個會，是和大家見見面。工作隊來幹啥事體？我想各位早知道了，是來土改。土改改啥人呢？就是把地主老相公的土地變成農民所有。爲啥要土改呢？就是幾千年窮佬們吃了地主老相公莫佬佬多的

苦，今朝窮佬要翻身，把地主老相公霸佔掠奪去的土地拿回來。這些道理村幹同志們我想了搞通了，就是羣衆還要靠村幹同志們去宣傳動員……』

老于講了二十多分鐘，在熱烈的掌聲中坐了下來。跟着小趙和小李也講了話。小趙講了土改要依靠貧雇農、團結中農、中立富農、孤立地主的總路綫。小李強調婦女在土改中的作用，窮佬翻身，一定要發動婦女參加。三個同志講得大家都興奮了，會場的空氣頓時活潑起來。

接着分三組進行漫談，工作隊三個同志一個參加一組。主要目的在了解他們近來搞些啥工作，和村裏地主的剝削情況，會開到十點多鐘才散。

回到妙根家裏，三人上樓彙報三個組的情況。

『我那組，』小李搶先的說，『還是金子姆姆和大麻子太娘兩個婦女幹部發言熱烈。金子姆姆雖然是中農，她家吃的地主老相公的苦頭多，所以覺悟高，工作積極。這個村繳糧工作搞得好，婦女會是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一般來說，男幹部發言不多。』

『我開始就注意那土匪村長。』小趙接上去說，『他裝着一付老實相，不大發言。幹

部像害怕他，他不講話，其他幹部像也有什麼顧慮，會開得比較沉悶。了解出來的一些地主剝削情況，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幾個罪大惡極的惡霸地主，不是逃走了，就是關起來的。在村裏的地主剝削情況反映不出。」

於是沉默下來，聽着窗外的北風呼呼的吼着。老子劃根火柴，抽燃一隻香煙說：

『在我的一組，發言倒比較熱烈，地主剝削情況也反映出很多，但是還有保留，我看多少是存在着顧慮。如果幹部都存在有或多或少的思想顧慮，那羣衆發動就比較困難。貪污的農會主任也積極發言，他對地主仇恨很深。鄉長也說他成分好，歷史好，人精幹，可以教育。但是貪污問題拖到現在沒有處理，這又怎麼辦？』

他們開始研究工作，先分析情況。根據今天初步的了解，和鄉長介紹的情況相印證，一點不錯。村組織不純的問題比較嚴重，村長作過土匪，羣衆害怕他，兩次沒有清洗出去。農會主任去年貪污公糧，羣衆對農會沒有信仰。民兵隊長雖然好，民兵不純。婦女會有點基礎，但是沒有擴大組織。再看看村裏的封建勢力，地主、反動黨團、一貫道，再加僞人員、短筆頭、土匪。敵人力量相當雄厚，情況非常複雜。

『這村子真難搞。』小李笑着伸伸舌頭說。

『小李你不要洩氣。』小趙指責的說。

『我倒並不洩氣，我意思是說，像這樣複雜的情況，要我來掌握，我是難保不出偏差。今朝有老子同志領導，我怕什麼？幹就是了。』小李堅決的表示態度說。

『應付這樣複雜的情況，我的鬪爭經驗也很不夠。』老子微笑着謙虛的說，『不過工作隊、區委、指揮部都在這裏，多彙報請示，也不會出大偏差。只是在這裏我們要注意兩個偏向，一個是過低估計敵人力量，盲目樂觀；一個是過高估計敵人力量，臨陣胆怯。要知道地主階級是很狡猾的，他會利用一切封建勢力，採取各種方式對抗土改，所以我們第一步發動羣衆，整頓組織，收集材料，了解敵情最要緊。在工作上特別小心謹慎，穩步前進。』

『對。』兩人同時點點頭說。

『據我看，我們的有利條件，是羣衆迫切的要求土改。根據村幹部的反映，都說很多窮佬問他們說：「各鄉都在土改了，爲啥改革同志不到我們鄉裏來土改呢？」因此今後

的工作，必須掌握住幾個主要的環節。首先進行廣泛深入的宣傳動員，充分發動羣衆；其次清洗土匪村長，教育貪污的農會主任，給他下包袱，鼓勵他在土改當中立功。再有找出真正貧雇農，成立土改委員會，領導土改。在第一階段，農民要掌握住三把刀——農會、村政權、民兵。也必須掌握住這三把刀，才能在下階段開展鬭爭。」

老于同志說完，兩人再沒有意見，於是佈置了第二天的工作。

三

刮了一夜北風，第二天老于第一個起床，他起來看見窗外遍地白雪，開心的叫起來：『同志呀，快起來看，外面積了很厚的雪了。』

他想起山東老家來：家鄉裏的老百姓，就在這樣冰天雪地裏，和日本鬼子苦鬭了八年，和國民黨反動派苦鬭了三年。他從十五歲起，就在冰天雪地裏和敵人戰鬭，成長。他左手三個指頭，就是在一九四六年冰天雪地的一個拂曉攻擊，被反動派的機關鎗掃射掉了的。他望了望手上的傷疤，憤怒的沉默着。

小趙還在穿衣服，小李卻從裏面屋子跑出來笑嘻嘻的說：

『老子同志，你們山東同志見到下雪，就像見到饅頭、餃子、麵條一樣開心，哈哈，我說得對麼？』

『對咯。』老子笑着回答。

妙根上樓來請他們吃早飯，聽見他們談下雪，插嘴道：

『同志呀，窮佬們解放後看見下雪才開心。從前反動派辰光，看見下雪心裏就發愁。』

『愁啥呢？』小李睜大驚奇的眼睛問。

『愁米又要貴了。』妙根一臉陰沉沉的說，『從前收了稻子，給地主老相公交了租米，還了債米，到這辰光都是買米吃了。』

『我屋裏廂也和你們一樣。』小趙體會到妙根的心情說。

『天下窮人是一家，那家窮佬又不是一樣呢？所以我們要把窮佬團結起來翻身。』

『不翻身我們那能樣子活下去，我家只種地主老相公二畝五分三角田小田，一家四口人，每年要缺四個多月糧食，就靠我撐船，我老婆捍錫箔，和幫人打短工來維持生活。』

每年到這辰光，天天要愁沒米下鍋。唉！同志呀，我們吃的苦頭是莫佬佬多，三天三夜也訴不完。」

妙根比老于稍矮一點，但是在江南人當中要算特別高大的。長方形的臉，上身一件破棉襖，下身一條補疤褲。有一年交不起租米，吃了地主老相公兩月官司。一九四八年抓他一次壯丁，他逃跑了回來。他性格很倔強，他吃的苦頭很多，階級覺悟也特別高，工作表現最積極。地主曾經來收買過他，問他差不差米，他眼睛一瞪說：『我解放前倒差米，你爲啥不問我呢？』地主一臉緋紅的回不上話來。他在鼻孔裏哼了一聲警告的說：『你要老實些，你想收買我麼？』

吃完早飯，老于留在屋裏搞材料，從田畝冊上找貧雇農。小李和小趙下村去找貧雇農。

小李走近大麻子太娘屋裏，她剛吃了早飯，在收拾桌子。一眼看見小李同志走進去，趕緊跑攔去拉住小李的手。一邊親熱的叫：『李同志，請裏廂坐。』一邊給她肩頭上拂着雪。小李同志很感動，像小囡見到娘似的，抓住她的兩袖，親熱的叫：

『媽媽，儂弗要客氣。』

『坐，坐，坐，同志呀，自家人客啥氣呀。』

小李了解大麻子太娘只有母女兩人，大的兒子被拉壯丁出去死在外頭。家裏只有五分自田，生活靠兩母女捍錫箔來維持。丈夫給地主老相公作一輩子長工，後來得癆病死的。死了後，衣服也沒有一件，破草蓆一裹就埋葬了。她講到這些事，鼻翼抽動着，眼淚一顆顆滴下來。她女兒也低下頭，眼紅紅的。最後她很激動的望着小李，親切叫了聲說：

『同志呀，共產黨來了，窮佬翻了身。以後有好日腳過了。這都是沾毛主席的福，同志們的福。』

她寬慰的笑了。

小李勸慰她幾句，又鼓勵她說：

『媽媽呀，你積極的工作，把地主階級打倒，土改改好，窮佬澈底翻了身，以後好日子就長咧。』

『對咯，同志的話說得滿對咯。』

『媽媽呀，我問儂，像儂這樣貧苦的，這樣爲人好的，這樣吃反動派和地主老相公的苦頭的人多麼？』

『多咯，多咯，莫佬佬多。』大麻子太娘毫不思索的連連點頭說，『我們村裏廂有個歌編得好：

鄉長買田起屋

保長吃魚吃肉

甲長走南走北

窮佬哭死哭活

我們村裏廂的僞鄉長僞保長都是地主，窮佬們單是吃他們的苦頭，也就三天三夜訴不完。』

『媽媽呀，像你這樣的窮佬，請講幾個看。』小李興奮的說。

於是大麻子太娘把那家幾口人，種幾何田，住幾間房，吃些啥苦，像背書似的背了出